



册府元龜

卷之百五十三
至五十五



13
849
54



門 4 3
冊 849
卷 54



馬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五十三

明罰第二

唐德宗大曆十四年即位五月丙申詔曰兵部侍郎
黎幹害若豺狼特進劉忠翼掩義隱賊並除名長流
既行皆賜死
貞元四年四月貶前福建觀察使吳誥為涪州刺史

冊府元龜

帝王部

卷之二百五十三

初詵為叛兵所逐奔至建州遣乞師於江西浙東將

議進討帝責其失於撫馭故貶之

自承泰大曆已來侯希逸李忠臣皆

為叛卒所逐張伯儀敗於安州李勉陷失汴州朝廷

悅無貶責更加寵任及是方黜詵官議者以為刑典

八月辛亥以前黔中觀察使李模為雅王傳以其未

奉命擅離所部赴京師示薄懲也

八年六月詔曰前祠部員外郎于公異頃以才藝升

於省闈其少也為父母之所不容宜其引慝在躬行

孝不匱匿名迹於畎畝候安否於門閭俾其親之過

不彰庶其誠之至必感此閔子騫王休徵所以著名

於前古也而公異安於棄斥遊學遠方忘其溫清之

勤竟至存亡之隔為人子者恐至是乎宜放歸田廬

俾自循省

十一年五月以左神策軍健兒朱華枉法受賊並強

奪人妻宜付本軍准法子明祐杖八十配流嶺南朱

華者以按摩得幸於左神策監軍竇文場軍中補署

皆出於華又強奪人妻置之於外無何為人告之按

驗皆首服又得贓數萬貫其諸道節度觀察使賂遺

累百鉅萬本軍隱匿不敢悉奏比伏法軍中皆喜悅

十二年七月詔曰干紀挾邪罪在無赦立忠効節賞

不踰時善惡之理既明懲勸之義攸著李萬榮男迺
包藏姦險違背君親悖慢朝章扇動軍旅縱其豺狼
之性徇其梟獍之心迫脅使臣妄有希覬厭盡其父
謀害其兄名教之所不容人神之所同棄而又恣爲
不道虐及無辜伊婁說張仵劉叔向並是忠良橫遭
殺戮萬榮卧病不能制止永言及此深用軫懷李迺
陰惡買盈宜正刑典仍勅陰陽人張玄素以與李迺
同惡付京兆府集衆決殺萬榮鎮邊州疾甚署迺爲
都知兵馬使專軍政拒朝命後爲軍中所逐故有是
命

十五年十一月中書令史戡秀琳決痛杖一頓處死
以選人踰濫故也帝自闕吏部子案方定罪加刑
十六年七月杖死紅崖冶丁匠李藏芬等三十一人
以專殺長吏故也是月李倚詐稱彭城郡王并其黨
七人並杖死

郭鋼爲豐州刺史其父晞恐不任職請罷之德宗令
中使召還鋼懼奔吐蕃疑之不納置於河後泂流以
歸召至京賜自盡

順宗貞元二十一年八月卽位改元永貞元年制曰
銀青光祿大夫守散騎嘗侍翰林學士上柱國富陽

縣開國男王伍將仕郎前守尚書戶部侍郎充度支及諸道鹽鐵運等副使賜紫金魚袋王叔文等夙以薄伎並參近署偕緣際會遂洽恩榮驟居左掖之秩超贊中邦之賦曾不自厲以效其誠而乃漏泄密令張皇威福畜姦冒進黷貨彰聞跡其敗類載深驚歎夫去邪厝枉爲國之要懲惡勸善制政之先恭聞上皇之旨俾遠不仁之害宜從貶削猶示優容任可開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叔文可守渝州司戶參軍員外置同正員並馳驛發遣

十一月詔貶撫州刺史韓泰爲虔州司馬河中少尹

陳諫爲台州司馬邵州刺史柳宗元爲永州司馬連州刺史劉禹錫爲朗州司馬池州刺史韓皋爲饒州司馬和州刺史凌準爲連州司馬岳州刺史程异爲柳州司馬泰等皆以善於王叔文前自郎官出爲刺史時議猶爲貸法故再貶焉

元和元年六月庚戌詔曰李承光身無職位假託交遊妄說異端指斥中外付京兆府決重杖一頓處死其家口委京兆府收捕承光通於中貴人因卜射於人曰某爲某官吾爲求得之某爲某官繇我而黜之朝士與交通者非一事彰故伏法

四年二月丁未國子監學生百餘人入監丞郭琬家恣其詬辱破什噐既而遁逸擒獲九人決配流天德軍主簿啖元茂罰一月俸料

四月貶沈達爲泉州叅軍徐肇爲建州叅軍二人爲率府掾各請演州愛州婚假御史臺奏皆萬里之外量其叙滿猶有假稱請重懲慢易五月長安縣令鄭易以擅於永平坊開渠貶汴州刺史京兆尹楊憑以不聞奏罰一月俸料左巡使殿中御史李建不覺察罰兩月俸料

九月堂後主書宣州司馬滑渙貶爲雷州司戶渙又

爲主書通於內樞密劉光琦宰相杜祐鄭絀等皆低意善視之談者至謂祐等私呼爲滑八宰相每議爲光琦所異同者使渙通意未嘗不得所欲四方通貨無虛日其弟泳官至刺史及鄭餘慶爲相渙每指陳是非餘慶怒其吏人而叅於政事叱之後數日餘慶罷爲太子賓客及罪發帝命宰臣闔中書四門搜簡盡得奸狀籍沒家產凡數千萬中外書問綢密不可勝紀

五年三月戶部尚書李元素免官以出妻無狀故也元素再娶妻王氏石泉公方慶諸孫性弱彙元素爲

自官時娶之甚禮重及貴溺情僕妾遂薄之且無子而前妻之子已長無良元素寢疾昏惑聽譖遂出之給與非厚妻族上訴乃詔曰李元素病中上表懇切披陳去妻王氏禮義殊乖願從離絕初謂素有醜行不能顯言以大官之家所以令自處置訪問不曾告報妻族亦無明過可書蓋是中情不和遂至於此爵以王命當日遣歸給送之間又至單薄豈惟王氏受辱實亦朝情盡驚如此理家合當懲責宜停官仍令與王氏錢物通所奏數滿五千貫

十一月庚子黜金吾衛大將軍伊慎為右衛將軍初慎以錢三十萬賂右神策軍護軍中尉第五從直求為河中節度從直恐事泄奏之帝怒入其贓一千五百萬仍黜其官交通密近坐死者三人

六年正月癸丑禮部奏國子監學生郭東野怒決棘籬折明經墨義榜毀裂詔杖東野五十配流韶州八月甲子勅賀州知場官李榆持劍殺妻雖是宗姓無可議之刑委觀察使決重杖一頓處死

十二月勅萬年縣令杜羔長安縣令許季同並宜停見任京兆尹元義方宜罰一季俸祿初義方以兩縣納稅踰程繫縣吏二令交救抗詞辨列督責不為之

釋而獻酬之言屬於是二令見執政請移授散員因俱辭以府政細刻力不能奉故兩責焉

甲申勅立戟官中大夫守京兆尹上柱國臨淄縣開國男賜紫金魚袋元義方朝議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判度支護軍賜紫金魚袋盧坦立戟雖令式所著似有關文而臺閣相承久為定制盧坦元義方如有所見即合上聞造次而行殊乖審慎宜各罰一月俸料其戟仍令所司收納左司郎中陸則勾簡之任發付不精禮部員外郎崔備工部員外郎元禮等或以禮許人或守官假器比於申請其過尤深各罰一季

俸料緣兵興以來勲賞超越其所立戟須有明文宜

令所司准舊制侍官階勲至三品然後申請仍編於

格令永為嘗式

近例立戟者亦有銀青階而義方獨據令上柱國官三品者十二戟無以

階叙戟之文牒省司不能詰准式立戟之後轉為四品官者自非既授兼削勲階其戟不奪既而盧坦前任宣州刺史是三品兼帶護軍又請立戟已列於門議者以坦居四品官狀允無據臺司將劾而未舉吏部尚書鄭餘慶該練舊章至自東都揚言於朝以為大不可臺司因移牒詰禮部狀稱今文內只言勲官並不言階而自貞元已來立戟一十八家並無銀青已下階者遂以上聞故皆坐罰而申明之續放免陞罰崔備元祐俸料甲申勅盧坦等所罰錢宜令都省收貯充省中脩補已後別勅量罰並無都省貯納每至歲終奏數其餘贓罰依前御史臺收管

閏十二月戊申貶試太子通事舍人李涉硤州司倉

叅軍涉微有詞藝而性狂險宰臣惡其為人久不得用涉嘗窺隙求進屬初殺劉希先黜吐突承璀二人皆以久居權任莫敢竊議帝斷而不疑時稱聖明涉承襲謀結中要將投匭奏䟽稱二人旣崇寵之任以腹心不當䟽斥而加刑戮知匭使諫議大夫孔戣見其副章詰而不受涉遂進於光順門故爲戣所論奏而貶焉

七年六月戊戌杖僧文淑一百勒返俗配流天德軍文淑面佞口給每開筵講經專爲詼談謔笑庸人觀者奔走如不及相與效其轂調周於閭陌至是奸穢

大發故及焉

八年二月御史臺奏前永樂令吳憑爲僧鑿虛受託與故邠寧節度使高崇文處納賄錢四萬五千貫並付杜黃裳男載鞠訊引伏勅吳憑曾任使府忝履官途自宜畏法慎身豈得爲人掌貨事關非道理合懲愆宜配流韶州其付杜載錢物宰輔之任寵寄實深致茲賄財不能拒絕已令勘問悉合徵收責全終始之恩俾弘寬大之典其所用錢物特宜矜免杜載并釋放僧鑿虛付京兆府決重杖一頓處死其財產奴婢官收鑿虛在貞元中以講說巧斂用貨利交貴權

因得交結主恩陰挾用事每受賄方鎮以厚自奉養
晝服布褐夕御織麗畧無僧行至是發覺賍錢六十
餘萬焉

黃裳為近代名相然其家擁富
貴於廉隅無所顧君子惜之

七月丁丑桂州觀察使房啓降授太僕少卿繇前慢
命故也

九月戊午重陽節賜宰臣以下宴於曲江辛酉罰國
子司業韋纁等一十四人各一月俸以其不赴曲江
之宴也是月中官李建章坐受桂州觀察房啓之賄
杖一百處死癸亥貶太僕少卿房啓為虔州長史啓
先賄建章口十五人既怨其發官告事乃具上言帝

既殺建章并黜啓

九年正月己未詔曰光祿大夫行太子詹事路恕正
議大夫泗州刺史田景度僥求非類意望賄成迹既
涉於邪佞罪難逃於典憲恕可吉州刺史景度可虔
州刺史右武衛將軍薛昌朝惑於誑誘通是貨財可
丹王府長史右衛將軍趙良金莫能脩簡妄有交通
可撫州刺史

四月癸未詔曰信州刺史李位心希祕術跡狎匪人
謂捕景之可求乃先風之是黜名教之內本無異端
典刑之中豈容僻好可守建州司馬初上密遣中使

往洪州訊事朝野莫知其故及觀察使裴堪奏到方知信州小將韋岳告州刺史李位大逆及追至命三司使推所告不實量貶位而韋岳杖死位好黃老及鍊餌金丹遣山人王仁恭爲之兼脩道教齊籙岳有求不遂怨憾遂誣告位於當道監軍使稱與術士同謀非望三司按得情實故有是命是日京兆府奏故法曹陸贄男慎餘與兄博文居喪衣華服飲酒食肉於坊市詔各決四十慎餘流循州博文返歸本貫六月庚辰勅京兆府奏准勘進狀人麻南史與弟軫稱同州韓城縣黃河西岸龍門山尋獲銅銀鑛及朱

砂等銷鍊得成令中使領到山中尋問皆妄麻南史宜決六十配流梧州麻軫論罪非首據年當贖尚能同惡亦合小懲宜決四十放

庚子勅河南尹職在摘發奸盜隱伏無遺今河南府劫殺崔應家賊彰暴若斯收擒不獲致使漏網得非慢官其河南尹及本縣令捕賊官宜各罰一月俸料其捕賊官至較考日仍書下考其留守下本巡所繇宜委權德輿節級科罰

十年五月辛未朔詔曰河南少尹潘高陽頃以母老兄患懇求寧觀覽其章奏用遂私情而乃自求宴安

致茲淹緩理裝踰月卽路涉旬旣乖人情頗致物議
憲司舉劾宜有薄懲可均王府長史

十一月戊寅盜焚獻陵寢宮永巷陵臺令武金益以
無備罰一月俸官吏節級科罰

十一年正月甲申盜斷建陵門戟四十七竿執戟官
及臺令宗正卿等削罰有差其戟令所司造供

七月戊子朔勅前同州澄城縣丞王澄挾恨告人出
言狂妄准律誣人之罪合以本罪加之宜付京兆府
決痛杖一頓處死內弓箭庫使王國文及弟國良國
成各杖一百配諸陵仍並爲白身初澄告國文等欲

爲亂遺其書於中書省門外宰臣裴度得之密以聞
上命中官陳漸李藏用雜鞠考掠無所驗故論澄死
又怒國文等交通狂妄杖而黜之

十一月元陵火詔罰臺令李祜一月俸

十二年三月甲申勅河中觀察使趙宗儒所收管內
諸州錢物等旣有勅文所宜遵守縱緣軍用亦合奏
陳宜罰一月俸料崔鄴所令勘覆頗未詳盡以茲奉
職可謂慢官宜罰一季俸

是月重貶江陵府兵曹參軍韋楚材爲澧州司法參
軍制曰頃因按事兼舉憲章閱實繩違有乖詳審旣

薄其責仍掾大藩載令研究其端頗見異同之狀況誠途祇命淹駐近郊苟於造次之間靡懷敬慎之義

既茲遠矣豈謂周訪更移遠藩俾自懲省

初楚材為監察御史

請按河中觀察使趙宗儒擅用貯備凶荒羨餘錢米貫石數至八萬詔發御史崔鄴覆之則宗儒以行營軍且有詔命分數不同勅趙宗儒取緡絳等州錢物事皆繇有木旱減錢亦為明據遂放罰俸料以楚材舉不實貶江陵府參軍今再有是命

十四年五月勅淄青營田副使兼齊州刺史嚴纂頃在賊中頗聞惡迹比於流類自合加刑况昔歲赴官便道潛竄凶狂之狀物議不容投彼遐荒尚謂弘貸除名配流雷州

七月丁丑朔魏博執送淄青凶黨王士元等一十六人並付京兆府杖殺之初盜殺武元衡捕之未獲王承宗之叔父士平上封稱賊出於承宗乃詔悉收承宗將卒得張晏等三十人初付仗內獄鞠不得情詔送京兆府命監察御史陳中師與尹裴武同鞠之獄成皆處斬及田弘正平淄青又奏擒獲殺元衡賊二人既至詔三司使推問以其黨與散亡情實難驗既嘗為師道所指使故皆笞殺之後究其實乃田弘正知承宗深以戕賊宰相為耻嘗訴於弘正既平師道將入覲欲遂提承宗至闕以為已功許以翻張晏之

獄黜陳中師貶裴武爲解又乘破東平因以師道殺元衡踪跡寘於鄆州之文簿以實其事時崔群爲相參驗前後本末知其不可且以元衡六月三日遇害前二日承宗奏事官武廷秀已印券於慈水祠待賊聞知元衡死乃倍道歸報京兆尹裴武知其事奏請追擒廷秀帝慮其或差互則使承宗有詞故不之許張晏獄旣具其後廷秀至太原王鐔鞫問奏陳獄情無差大抵山東謀結連接勢有齒寒之恐約以朝廷征討則或殺宰臣劫東都焚揚州以沮大計若舉事則首尾相應此時鎮鄆各相犄角皆發刺客入關計

行是各竊其功競歸求賞其情如此故再擒盜而京師猶惑之

九月斬沂州叛將王弁東市北街
十二月庚申判度支皇甫鏞奏云十二月四日失火
准勅推問得庫吏等狀所燒文案並是貞元已前者
其近年文案見在曹司房並未納庫勅庫子趙興決
杖處死餘節級科罰

穆宗元和十五年正月卽位閏月丁未權罷西宮臨
朝集群臣於月華門外殿門下侍郎平章事皇甫鏞
爲崖州司戶叅軍制曰朕顧眇身初膺大寶思有以

上諧天意下悅人心將澄理化之源必分邪正之路
言念輔弼方俟忠賢其或挾姦容身歛怨歸國罪已
暴於天下法宜行於事初不速去之曷明予志皇甫
鎔罷本凡近性惟險狹行靡所顧文無可觀雖早踐
朝倫而素乖分望自掌邦計屬當軍興以剝下爲徇
公旣鼓衆怒以矯迹爲孤立用塞人言泊塵台司益
蠹時政不知經國之大體不慮安邊之遠圖三軍多
凍餒之憂百姓深凋瘵之弊事皆罔諉言悉虛誣遠
近咸知朝野同怨而又廣稱方士上惑先朝潛通姦
人罪在難赦合加竄殛以正刑章俾黜遐荒尚存寬

典凡百在位宜悉朕懷先是罇爲門下侍郎平章事
時裴度有平齊蔡及招來鎮冀之功罇嫉之與姦人
合力擠度於太原崔群有公望爲縉紳所重罇惡之
因議加尊號奏云崔群於陛下惜孝德二字憲宗怒
竟黜群於湖南又與李道古叶爲姦謀薦引方士柳
泌等內將軍吐突承璀恩寵莫二罇復通書往來帝
在東宮備聞其狀至是不俟聽政而逐之士君子相
賀於朝六軍百姓相賀於市四方之怨聲始息壬子
詔曰左金吾衛將軍兼御史大夫李道古幸以宗枝
早參名級出分專面入踐通班誠宜祗慎周行恪居

官次而乃利於苟進忘彼慎身持左道以事君將行險以僥倖因緣藥術薦達妄庸上惑先朝俯招物議跡其事狀合正刑章朕以臨御之初務在寬大特緩投荒之典俾從佐郤之名無謂優容而忽弘貸可守循州司馬又詔曰山人柳泌輒懷左道上惑先朝固求牧人貴欲疑衆自知虛誕仍更波逃僧大通醫方不精藥術皆妄既延禍釁俱是姦邪邦國固有嘗刑人臣所宜共棄宜並付京兆府決痛杖一頓處死翰林醫官董弘景程準山人李元戢田佐元並流嶺表八月甲申御史臺奏推勘景陵土石工作專知官京

兆府戶曹叅軍常正牧減刻工匠價錢厨料充私用計贓八千七百餘貫又於陵所私造石罨等詔付京兆府決痛杖一頓處死景陵皇堂石作專知官奉先縣令于翬虛豎物價及破米麵共計贓錢一萬三千六百四十六貫石數內八千餘貫石入已餘充賂遺并官典破用詔付京兆府決重杖一頓處死長慶二年三月景公寺僧歡以妖言惑衆下仗內鞠之多引中人無驗竟杖殺之其坐死者數人八月汴州平丁亥逆賊李介梟首及其男四人至京師分命攝太尉三人告社稷太廟太清官詔曰汴州

逆賊李介竊據城池半邀符節率其兇黨敢拒王師
今旣梟首於闕下宜令所司准式其男道源道樞道
倫道安等叛逆之子固不可原理須正刑宜集衆處
斬以左右神策兵各三百人防押卽日行刑於京城
之西市

四年八月勅薛渾李元本乖於簡慎陷在典嘗貸以
微生斯爲屈法薛渾杖八十流崖州李元本杖六十
流象州薛樞導誘薛渾等事情難恕理須懲戒以警
無良杖四十流辰州渾士族元本故鳳翔節度使李
惟簡之子皆白誓少年渾爲進士元本爲京兆府叅

軍時屬襄陽公主數遊市并駙馬張克禮不能止之
樞居近主第渾因之與元本俱得幸於主主尤厚於
渾每出輒訪渾居謁渾母行婦姑之禮有吏誰何者
皆重賄以免焉克禮一日不勝其忿遂詣闕陳訴帝
怒立召主囚於宮中命仗內鞠渾樞元本欲杖殺之
宰臣以渾樞皆衣冠元本祖寶臣及父皆經重任救
之以免

敬宗寶曆元年六月郢州長壽縣尉馬洪沼告刺史
馮定奪人妻及將闕官職田祿粟糶貸收錢入已等
事詔監察御史李觀行推鞠獄具上聞制曰馮定經

使臣推問無入已贓私所告罰錢皆公用然長吏之體有涉無議刑賞或乖宴遊不節緣經恩赦難更科書猶持郡符公議不可宜停見任

閏七月同州韓城縣百姓王文秀等於本縣左神策軍渚田內放牧馬群牧小將劉興喬擅鞭朴攝令李元珪遣縣吏率徒擒興喬送州刺史蕭俛方結其狀而軍司上聞命監察御史崔璜就按得實勅劉興喬付本軍科決停職李元珪罷攝仍罰直四十自神策兵分鎮畿縣及近甸諸州若群牧探造之名其類不一干法亂政爲蠹頗甚及罪興喬而猾黨爲劓

九月丁丑衛尉卿劉遵古役人安再榮告前袁王府長史武昭謀害右僕射平章事李逢吉庚辰詔待御史溫造刑部郎中李行脩大理正元從質克三司按武昭獄十一月甲子三司上言准勅推勘安再榮所告張少騰等三人擬潛害宰臣李逢吉事關連人並按問得實勅前袁王府長史武昭及茅彙役人張少騰宜付京兆府各決痛杖一頓處死前水部郎中李仍叔可道州司馬待服闋赴任河陽節度掌書記李仲言流象州左金吾衛兵曹參軍茅彙流崖州太學博士李涉流康州大理卿劉人古役人安再榮山人

劉審等二人續議優獎昭本陳留人性險誕元和中王師討淮西以策謁丞相裴度及度督軍因得署軍職至鄆城又遣昭使蔡寇懼之以兵而昭神色不變益奇之後至太原奏爲石州刺史無何昭除王府官以地散爵悒日與李涉茅彙在長安中以義俠相許是時宰臣李逢吉李程不叶而此輩皆乘隙售已與遊其門李仍叔素依附李程知昭不得志易以鼓怨亦誑昭云程欲與昭官爲逢吉所阻昭果恨怨與劉審及張少騰潛說謀害逢吉之計後審乃以昭之言告於張權輿權輿遂告逢吉逢吉召審本其狀因令茅彙致昭到所居與之深相結納而疑怨之意並息居數月少騰漏語於再榮再榮遂以狀密告因成其獄伸言於逢吉爲近從子當此際亦欲助逢吉以傾程乃陰誑茅彙曰言武昭與李程同謀則活否則死彙曰寃死甘心誣人以自免所不爲也初逢吉之遇茅彙甚厚與彙書云足下當字僕曰自求僕字足下曰利見文字徃復畧無虛日其間叅謀議之密受金帛之賜不宜示於衆者近十餘幅異哉逢吉與程俱在相位而日與鬪葺微類如此款密獄旣明具詞皆牽連天下之人無不指笑

二年四月戊午出左拾遺張權輿爲河中府虞鄉縣令坐前侵毀裴度故也庚申京兆尹劉栖楚奏准御史臺勘光陵造作東渭橋虛豎物價及將前市絹樟估給用併役工不還價直又率歛工匠錢物克官典等諸色破用都計贓二萬一千七十九貫石本典鄭位本判官前司錄叅軍今任水部員外郎鄭復橋道使前令尹今任戶部侍郎崔元略勅鄭位所犯罪固難容宜付京兆尹准條科決崔元略不能簡下有涉慢官宜罰一季俸料鄭復專判文案致令隱欺宜罰五箇月俸料

九月出右拾遺程昔範爲陝州安邑縣令以其附會李逢吉與張權輿妄論裴度也

文宗以寶曆二年十二月自江王入討內難甲申詔殿前兵馬使王士遷李忠亮張士岌各杖一百流天德軍飛龍排馬官樊惟良闢文穎各杖一百流靈州道士趙歸真流儋州僧惟真流羅州僧齊賢流雷州僧正簡流辨州待詔辛自政杖二百流永州飛龍小兒五人各杖一百流康羅等州高品杜金立許士莒各杖一百流儋州品官邵士忠李務真闕敬宗李叔各杖一百流瓊珠崖等州左右軍杖毬軍將于登王

曰榮等六人並於本軍杖殺之又勅道士紀處玄楊冲虛伎術人李元戢王信並配流嶺南供奉官孫從彥王從素並杖六十配陵前宣徽使馮志恩勒隨靈駕赴河內劉克明男行信孔目官陳簡梨園白身李進朝各决杖二十處死以盜玉帶銀器故也

是月又詔曰其大逆魁首蘇佐明王嘉憲石定寬閻惟直及因克賊姦計遂與同謀人劉克明田務成許文瑞等汚瀦無赦梟首無論已處斬訖家並籍沒妖妄僧惟真道士趙歸真等或假於卜筮或託以醫方疑衆挾姦矯誣干禁並從流竄以靖京師其情非奸

謀迹涉註誤者自今以後一切不問兇徒旣殄案宇佇康載舉令猷用弘庶績

太和元年三月勅前鄉貢進士裴望孔門高懸百行繇至順者其身必榮朝廷廣設衆官曉正途者其道必達爾乃因緣險薄偷異褻幸營居中之密職擾惑朝權鼓移下之囂聲因緣邪隙及衆議波沸累月不寧司門驗繻累至三四考覆保任乃非坦途朕大啓康莊以端群士俾從投喬之典用止嚮方之流可守漳州司戶叅軍員外置同正員仍卽所在馳驛發遣望性險果而辯口語往往得游公卿間率以大言詭

意指使時政旣用此而得進士第益務干進劉栖楚時以不次居上列廣樹朋黨門庭無晝夜填雜不息望出入栖楚家雖密戚無異陰語潛畫人無知者先帝遊宴之餘亦時以工畫綴詩留意每將召翰林學士礙於禮敬乃議別置東頭學士以備曲讌命探諸卑官才堪任學士者栖楚輩卽以望名字求宰臣奏署事未及行至是雖加貶逐議者皆以爲幸栖楚任京兆府尹附權怙寵旦夕俟大用因詣中書請屬吏詞氣強厲忤宰相韋處厚不堪其傲旣而面折棲楚遂陳牒請告歸第帝聞之立出栖楚爲桂管都防禦

觀察使

二年十二月壬子朔御史中丞溫造奏云十二月二十二日初聞宮中遺火緣妖賊並禁在臺恐有奸謀遂追集人吏設備隄防然後奔走入朝到稍在後兩巡使崔宜姚合其日臺中忽聞有火遂追集所領赴朝堂到稍在後臣等職列紀律之次庶寮動皆取則若不重罰難勵衆情自謂三十宜合請各罰二十直宰相等奏禁中失火火焰所及迫近正衙宰相已下皆在火所御史中丞合率僚屬先至闕下其日兩巡使直至申時火滅始到中丞隔宿追朝隨例方至

物情不可議論喧然其所議罰纔比臺錯失脫已上
聞又不待罪有乖敬愼恐須別議責罰奉勅事出非
嘗臺有妖賊官曹備警亦謂慮周即合待罪朝堂候
處分量罰自許事涉乖議溫造姚合崔宜等各罰一
月俸所請罰錢宜並放

三年三月勅三司准勘吏部踰濫官事其間要切節
目皆如臺案李寶過狀稱楊虞卿奴受錢三百千勘
是前年虞卿察知自送府縣奴已決責錢亦納官又
稱送錢并買婢等事悉無証據但虞卿兩年專判曹
務偽濫六十餘人連甲圖空近日無例遂令祿位制

胥徒雖能續自舉明終失從前鈐轄况勘官知偽久
不公論隱關報銓每將私用公私且乖於較下事理
固難於守官宜停見任餘准前勅處分

四年三月御史臺奏據京兆府狀稱於馮叔達邊卜
射武昭錢五十貫文准去年十一月十八日赦文節
目合得洗雪又前門下主事田任犯罪亡命經恩不
首縱寬本坐合准赦條宜配流韶州

五年五月御史中丞宇文鼎奏當司前後推覆偽造
出身文書賣官并造偽印行用等囚張疇劉嘗建胡
伯忠犯罪並在太和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恩赦前准

刑部大理寺詳斷悉處極刑准斷微律赦前斷罪不當者若處輕爲重宜改從輕處重爲輕宜依輕法者臣以前件囚等並抵極法悉經殊恩或自赦文全生或因起請減等伏緣俱引霽澤累陳訴詞若非得中恐未服罪昨者一與一奪事關起請既生又死稍覺二三如臣所見伏請赦書以前所犯者特許減論赦書以後所犯者不得援例庶使後無僥倖令絕披陳勅張璿胡伯忠劉嘗建等宜准元勅處分

六年五月丙辰貶左衛勳二府中郎將左街副使田璿瀘州縣尉以葬妻輜車僭侈宰相因遇驚異之卽貶時豪富奢僭下尤不制及舉是典人皆悅之

開成元年二月鄜坊節度使蕭洪奏亡妻張氏後娶王氏請賜邑號勅方鎮班行散官大夫已上者自於有司陳狀請妻封邑本司磨勘然後上陳如妻已亡又無此例蕭洪贖於嘗典輒自奏章宜罰一月俸二年六月荆南觀察使韋嘗奏教坊樂人八人到本道求乞詔令錮身送入城委本司各杖四十三年二月甲午詔京兆府捕捉正月五日賊徒經月未獲官吏慢易須有科懲京兆尹崔洪宜罰一季俸兩縣捕賊官烏行矩韋文卿並停見任餘准正月二

十四日勅處分

六月詔曰鄭州中牟縣私置墻塲度僧一百六十人并仰勒歸俗色役其刺史李欵罰一季俸料攝縣令前管城縣令秦叔良停攝官仍殿本官兩選

四年七月貶襄王傅徐元弼爲杭州刺史大理少卿李儻爲光王府長史懲賊罪也

十一月鄭滑節度使裴弘泰奏慶成節日放當州囚徒以資聖壽詔曰弘泰以慶成令節擅放繫囚雖云竭誠且爲干禁恐開後例須示薄懲宜罰一季俸料武宗會昌四年八月平澤潞勅曰古者陳甲兵以正

其刑伐鐘鼓以嚴其罪爰用重典以清亂邦郭誼狐鼠之妖依丘穴以自固牛羊之力得水草以愈覓久縱叛臣首負逆氣劉公直安全慶各憑地險屢抗王師每肆悖言罔懷革面及邢洛歸款陳許進軍賣孽童以求全據堅城而請命擐甲期於撫納要君以蓋前愆天地神祇所難容赦其劉公直王協安全慶李道摠李佐堯並處斬其家屬從別勅處分張容陳揚廷等皆克惡無行狡詐多端項在京師人皆嫌惡自知險薄無所庇身投迹戎藩寄命從諫久懷怨望頗肆陰謀或妄設妖言成其逆志或僞草章表飾以悖

詞旣無禮於君親曾不愧於日月自朕君臨萬寓姑
務含弘而怙亂益堅包藏未息誘受亡命招納逆徒
志猶恃以金湯心不利於王室近又敢爲狂計助此
凶人汚我忠義之軍叶其豺豕之黨人之所棄神得
而誅劉稹弟曾九滿郎君郎娣四孃堂兄漢卿周堂
弟曾卿堯張谷并男涯涯男解愁陳揚廷並弟宣力
男醜奴張溢並男歡郎三寶門客甄戈伎術人郭諗
蔣譙逆賊李訓兄仲京王涯姪孫與韓約男茂章茂
實王璠男涯並處斬夫爲善者天報以福爲禍者天
報以殃今沴氣旣消逆節咸服方布和於四海庶息

患於五兵宣示中外各令知悉

宣宗會昌六年卽位五月詔誅道士劉玄靖及山人
等十二人時帝以玄靖等自會昌中以左道出入禁
中惑武宗以留年之術故也

大中五年十二月盜斫景陵神門戟詔罰京兆尹博
兩月俸貶宗正卿李文舉睦州刺史陵令姜闕岳州
司馬奉先令裴讓隋州司馬

九年三月吏部試宏詞舉人漏泄題目爲御史臺所
劾侍郎裴諗改國子祭酒郎中周敬復罰兩月俸料
考試官刑部郎中唐技出爲虔州刺史監察御史馮

顯罰一月俸料其登科十人並落下

十一年四月以朝議大夫權知京兆尹崔郢爲濮王
傳分司東都以決殺府吏也

十月以入迴鶻冊禮使衛尉少卿王端章貶賀州司
馬副使國子禮記博士李濤爲柳州司馬判官河南
府士曹叅軍李寂爲永州司戶叅軍端章出塞爲黑
車子阻路而迴也

懿宗咸通十年八月和州防禦行官石侁等一百三
十人狀訴刺史崔雍稱賊龐勛初劫烏江縣雍令步
奏官二人探知雍猶不信二人並被枷紐贖差人探

見賊已去州十里賊尋逼州城崔雍與賊頭吳烏約
於鼓角樓上飲酒許與賊同又認軍事判官李譙爲
親弟表狀驅使官張立爲男只乞二人并身其餘將
士一任處置便處分押牙李嗣等各脫下衣甲防虞
官健束手被斬首八百餘人行官石瓊脫衣甲稍遲
便被崔雍遣賊出斬其崔雍所有料錢并家口累差
人押送往采石今在潤州豈有將一千人兵士之命
贖拔已之一身不唯孤其神明實亦生負聖主兼科
配軍州官吏脩葺城池妄稱出料錢脩城者勅曰臣
子之節無如盡忠士人之風宜當遠耻崔雍任居牧

守賊犯州城禦扞曾不綏言從容乃與命酒况石瓊未脫衣甲志在當鋒不能獎其赤誠翻令擒送賊所原其深意與賊通和臣節全虧情狀可見將行朝典更要推窮其崔雍家口並在宣州宜令宣歙觀察使追崔雍收禁勘責速具事繇申奏尋勅曰當崔雍守郡之日是龐勛肆逆之初屬狂寇奔衝望風和好罪酒以邀賊將啓關而納兇徒城內不許持兵皆令解甲致使三軍百姓救血相視連頸受誅初聞奏陳深駭觀聽錫望守城而死已有追榮杜愔孤壘獲全尋加殊獎旣褒忠節難赦罪人玉石因分懲勸斯在將

垂戒於四海尚何愛於一夫其崔雍宜差內養孟公

度專往宣州賜自盡公度至雍死於陵陽館其男黨兒歸僧配流康州錮身遞送司勳郎中崔厚貶柳州司戶北部員外崔福韶州司戶長安縣令崔朗澧州司戶左拾遺崔庾連州司戶荆南觀察度支使崔序衡州司戶皆雍之親黨也
十三年五月以左羽林軍張直方貶康州司馬同正以部下爲盜也

册府元龜

帝王部

卷之百五十三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五十四

明罰第三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十月入汴州詔曰朕既殄僞庭
顯平國患好生之令含弘雖切於予懷懲惡之規決
斷難違於衆請况趙巖趙鵠等自朕收城數日布惠
四方尚匿迹以潛形罔悛心而革面須行赤族以謝

衆心其張漢傑昨於中都與王彥章同時俘獲此際未詳行止偶示哀矜今旣上將陳詞群情激怒往日旣彰於僭濫此時難漏於網羅宜寘國刑以塞群論除妻兒骨肉外其他踈屬僕使並從釋放敬翔李振首佐朱溫共傾唐祚屠害宗屬殺戮朝臣旣寰宇以皆知在人神而共怒敬翔雖聞自盡未豁幽寃宜與李振並族於市踈屬僕使並從原宥朱珪素聞狡蠹唯務讒邪鬪惑人情枉害良善將清內外須切去除况衆狀指陳亦宜誅戮契丹撒刺阿撥旣棄其母又背其兄朕比重懷來厚加恩渥看同骨肉錫以姓名

兼分符竹之榮疊被頒宣之渥而乃輒孤重惠復背明庭罔顧欺遣竄歸僞宮旣同梟鏡難貸刑章可並妻子同戮於市其朱氏近親趙鵠正身趙巖家屬仰嚴加擒捕其餘文武職員將較一切不問是日趙巖張希逸張漢傑張倫張漢融朱珪敬翔李振及契丹撒刺阿撥等并其妻孥皆斬於汴橋下並梁室臣佐也

二年正月丙午前新鄉鎮將李洪攻詣闕首罪斬於天津橋南洪攻先以城歸梁故也

六月蕃漢總管李嗣源遣使部送安義賊首領楊立

左重趙實韓貴等二十人到闕令兩軍號令磔於鎮國橋

十二月壬午勅周易博士冀軫貶磁州司戶禮記博士宋澶貶石州司戶春秋博士陳處中責授國子監丞誤保選人故也選人吳延皓取亡叔告身改舊名行事付河南府處死銓吏尹致職居行首但恣奸欺窮竒備驗於行燕積弊須去其元惡可處死鄭傳身為堂吏事昧公心勾當踰濫選人曲委寫造文狀保奸斯在情故可知可流決邢州承旨官王處環是臺司首吏職名不卑誠宜助憲府之準繩豈得叶選人

之踰濫決流忻州裴溫玉皇甫源邵仁卽勾當罷人有涉踰濫或出公驗都昧精詳各決杖退充本司最下令史三銓官崔沂等既已貶謫効其有司冀軫與諸令史共為囊橐故也

三年正月丁酉中書門下奏選人劉卸麻溫田昭遠賈思義盧琢皆是家狀內收整丁父母憂年月不同已榜示駁放劉卸麻溫塗毀告身委本州重處色役田昭遠已下殿五選從之
明宗天成元年四月辛丑勅鄧州節度使李紹欽太子少保李紹冲汴州都麴務使辛廷尉李繼宣等並

勒歸田里紹欽本姓溫名韜紹冲本姓段名凝廷尉
僞開封尹王瓚之牙將也朱友貞時依瓚勢曲法亂
政汴人深惡之繼事汴將孟審澄之子審澄誅亡命
歸莊宗劉皇后蓄之爲子時宮掖之間穢聲流聞比
之四克帝在藩邸時惡其爲人故並誅黜之
二年二月丙午以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爲景州刺
史尋令中使誅於郡夷其族以其首謀大逆弑莊宗
也

三年閏八月滑州掌書記孟昇匿母憂大理寺斷流
奉勅朕以允從人望嗣守帝圖政必究於化源道每
從於德本貴全國法以正人倫孟昇身被儒冠職居
賓幕比資籌畫以贊盤維而乃都昧操脩但貪榮祿
匿母喪而不舉爲人子以何堪瀆汚時風敗傷名教
五刑是重十惡難寬雖遣投荒無如去世孟昇賜自
盡觀察使觀察判官錄事參軍失其糾察各有殿罰
襄邑縣民周威父爲人所殺不雪父冤有狀和解奉
勅處死

九月勅先監送諸州罪人溫韜等流言亂政在憲典
以難容稔惡幸災固人祇之共怒溫韜生爲黔首起
自綠林依憑中夏干戈劫盜本朝陵寢段凝豺狼類

性梟獍爲謀無辜而幾害平人得便而嘗懷逆節陶
記曾司藩翰恣贖貨財自處竄流彌興怨望石如納
比居賓佐合務贊禪當守殿門據發文字扇搖戎帥
聶嶼擢從班列委佐親賢不守條章疆買店宅其後
細詢行止頗駭聽聞喪妻未及於半年別成姻媾棄
母動逾於千里不奉晨昏而皆自抵刑章各居竄逐
都無省過但出怨詞在朕意雖欲含弘於物論固難
容赦尚全大體只罪一身並令本處賜死
十一月宗正卿李紵先補虛稱試御史權公裔攝陵
臺令紵欵稱公裔請假與公裔狀不同大理少卿張

之愿詳斷以報上不實者徒一年李紵前犯詐假是
重今犯報上不實是輕準律雖寬酌情尤重請降特
勅指揮奉勅李紵縱橫詐僞重疊欺君雖奪一任告
身尚屈大朝憲法玷予宗籍時乃奸訛宜奪歷任告
身仍配隴州徒一年

四年二月車駕自汴還京至汜水東都留司官太子
少傅李琪等奏曰伏以陛下暫違清廟終過周星初
平作孽之守殿次戮不臣之庭琬今者敗契丹之兇
黨破真定之逆城大振皇威咸繇睿筭臣等久違宸
極俱戀聖恩恨不隨黷舞於汴郊拜顏寵於梁苑豈

可只於清洛坐俟迴鑿願於次舍之間得展會同之禮庶傾就望咸竭歡呼臣等今乞於儼帥東排班迎駕稱賀後先赴維陽東祇候奉勅契丹即為克黨真定不是逆城蓋闕審詳有茲差誤李琪罰一月俸先是定州王都叛命琪不詳鎮州為真定誤用之故及於罰

六月有內班石重千等六人控鶴官三人矯傳聖旨宣諭臣寮多受其遺賂是日發覺殺四人鞭五人背十二月蔡州西平縣令李商為百姓告陳不公大理寺斷止贖銅以官當罪勅旨李商招愆俱在案款大

理定罪備引格條然亦事有所未圖理有所未盡古之立法意在惜人况自列聖相承溥天無事人皆知禁刑遂從輕喪亂已來廉耻者少朕一臨寰海四換星灰嘗宣無外之風每革從前之弊勤脩一德深念五刑寬則不威暴則無惠唯期不濫皆守無私李商不務養民專謀潤已初聞告不公之事件決彼狀頭又為奪有主之庄田撻其本戶國家給州縣篆印只為行遣公文而乃將印曆下鄉從人戶取物據茲行事何以當官今王饒所告李商並招實罪宜奪歷任官重杖一頓處死元論人王饒四人並宜放仍令所

在長吏偏示衆多居高者不得貪以陵卑在下者不得驕而訕上體泣罪之意聽祝網之言各守公途共資王道

長興元年正月乙亥御史臺奏京兆府牒送到爭論莊田人詳牒內本府元未曾推勘便送赴臺伏准舊例諸道州府責勘尋嘗公事如曾經斷遣不了方具奏聞候勅下付臺始行追勘且無州縣直牒送臺請行推勘兼夾府尹判語指揮臺司勅旨爲官未可避事夾判不合申臺既有舉明須行責罰府司官吏已下等第書罰

九月庚午濟州僞造嘉禾七莖共兩穗本州長史

罰直

十月吏部侍郎王權將作監王澄太僕少卿魏仁錡庫部郎中孔崇弼司門郎中李殷夢河南縣令郭正封等六人妻叙封郡君縣君者勅旨叙封之例勅格甚明况在所司備經其事旣成差誤蓋是因循顯有糾彈實爲允當欺卽難恕錯卽可矜然欲示戒懲須行責罰本行令史馬仁珪決鬻杖七十勒停本部判郎中裴坦罰兩月俸王權等六人妻進封叙封郡縣邑號官誥宜令所司追納毀廢初郊天後赦書節文

云朝臣並與追封贈及叙封制不在此限其年七月十二日中書以前赦書節文不該據品秩依格例施行又奏覆在朝臣寮限兩月內一齊聞奏並據品秩依格例施行河南縣令郭正封制前任考功員外郎朝議郎階俱是六品後遷河南縣令加朝請大夫正五品其妻乃叙封縣君內彈侍御史呂琦舉劾乃招僞濫有涉情故

二年三月禮部令史吳知己楷改太廟齋郎李誼勅甲及堂判姓名爲張昭因僞出給優牒與張昭齋郎呂圖陳告其僞捕訊於御史臺張昭呂圖李誼是諫

議大夫張延雍將作少監呂道昭宗正卿李玩之子也以蔭當補獄成吳知己款伏緣張延雍習爲當省郎官令知己專主張其子齋郎文書緣奏覆未成延雍累遣人催促及召至面前苛克以此怕懼遂措改李誼勅書張昭姓名兼蒙昧本司官人出給優牒僞使符印有實詔付大理寺定罪少卿路阮詳斷准格詐爲制勅僞行符印罪當絞其令史吳知己准格重杖一頓處死本司官祠部郎中王承弁初不精詳致彼罔冒准詐僞律合杖九十如已去官則減等今王承弁已別除官據格放罪門下令史陳延祐雖不與

吳知已同情有涉屬託准律杖一百放堂後官何康
初言屬託不至瑕疵准律杖罪呂道昭李玩呂圖事
雖關連別無深罪准格並合釋放諫議大夫張延雍
補蔭自有格文催促失於事體言苛尅之語雖是見
人據引驗之詞蓋亦虛指伏候勅處分勅旨曰張延
雍中官舊居省署蔭子合補齋郎爲優牒稽遲於本
司催促苛克縱實已該肆赦之恩引驗無聞自掇兩
詞之詰致淹折獄宜示罰金宜罰一季俸餘依法寺
詳斷

四月以樞密院承旨李虔徽爲忠武軍行軍司馬虔

徽邢州人始爲郡史而安重誨信愛之至是驟昇厥
職行已之道非其正也重誨出鎮故有是命
五月丙子國子勒停官張崇遠受賂補人法寺定罪
爲無祿者減死一等又引四月二十六日恩赦俾從
釋放帝問張崇遠本官久無錢料今有春冬逐月糧
者勅旨設祿任能立法懲惡苟有違犯須舉憲刑崇
遠流外授官監中守職雖官不請於俸祿而職見請
於依糧贓罪旣彰死刑難貸宜決重杖一頓處死
閏五月誅河中節度新除太子太師致仕安重誨詔
曰朕猥以眇躬纘承丕構欲華夷之共泰於刑賞以

無私其有位極人臣寵踰涯分擅威權而積惡詢物
議以難容苟緩刑章是茲凶慝安重誨始從幼稚獲
備指揮既倚注以漸深亦旌酬而益甚自朕紹興王
業委掌樞機官列三公望崇四輔謂勤劬之可恃每
率暴以居懷且孟知祥董璋自守潘維素堅臣節輒
從間諜令負憂疑擢任姻親徃分符竹潛設猜防之
計擅興割據之言兩川飲恨以俱深一旦飛章而頓
絕又錢鏐位冠王公嘗輸愛戴朕方禮優元老恩遇
遠人而重誨採掇瑕疵遽行止絕且去年郊天禮畢
率土乂康重誨既綰國權復希兵柄輒出渡淮之語

貴邀統衆之名事雖不行謀實可懼其後終興戈甲
遽討巴邛將士疲勞梯船阻絕又遣專臨寨所俾料
軍儲恣威虐以復多致民兵之共怨朕尚存大體特
示優恩爰自禁庭委之潘翰方繫共理旋乃貢章竄
謂別有動搖潛懷怨望長子崇緒親居內職次子崇
贊顯列朝行遣彼元隨偷歸本道據茲悖逆須究端
繇勞千里以興師致四方之駭聽果明罪釁難逭誅
夷其安重誨宜削奪自身官爵仍并男崇贊崇緒及
重誨妻向張等四人宜並賜死

七月澤州沁水縣令李昭主簿樂鈞兩相關歐及趙

至本州不肯交割牌印大理刑部詳斷其罪准律罪當徒及罰銅緣並該今年四月二十六日恩宥勅責同官相歐據法當徒大理寺以所犯罪各合該恩勅雖備陳格律而合議矜寬但李炤樂鈞等處令佐之資縱屠沽之行既罵且關自晝經宵加以抗拒使符執留縣印全乖事體大紊紀綱至於偶在勅前合從赦限豈可遣茲兇輩親我疲民免刑已是優弘復職實非允當其李炤樂鈞並勒停見任餘依所奏

三年正月北京大將等辭歸本道賜物有差時有鐵林都長行一人退及南廊有言聞於殿上乃有宣問

其稱為蠶減下秋衣錢一千文別添逐月料錢五百文而不知所減少而益多帝責其退有後言答歸甲里

四月御史臺奏禮部貢院散從官呼延昭送到應學究科人李咸雍稱於省門前高聲稱屈勅曰李咸雍既是書生合知禮範凡關事理祇可披論尚書省前豈是喧呼之所主司在內何與詬罵之言雖妄指陳實為克惡苟無懲誡難例輩流宜令御史臺監送本貫重處色役

十二月勅曰國計之重軍食為先比防主守之隱欺

遂致監臨之幹轄丁延徽選從禁職委以倉儲益藉忠勤特添俸給所宜廉慎以副指揮而敢與專知官田繼勳杜延德副知趙德遵楊仁祚等相徇私情擅出官物脚夫論告賊狀分明及遣推窮卽稱貸借按正律則罪加於凡盜准後勅則名犯於極刑况兩司簡詳再經議讞定法旣當於不濫懲奸斷在於必行又據宰臣所問五條康澄繼陳兩表雖爲滯獄且貴盡心但丁延徽所出軍須已離當處本無文紀豈是公官宜同入已而論難逭戒身之罪宜依兩司詳議斷遣處分其丁延徽田繼勳賊滿二十疋並決重杖

一頃處死杜延德已下各依本罪決杖配流賞元告人絹二十疋丁延徽爲供奉官監倉與倉官田繼勳杜延德共盜倉粟三百五十石脚夫論告左軍巡禁詰稱官米爛折借粟變米頃官數及勘變米粟不曾至碾乃是糴貸錢亦破使訖刑部引統類監臨官典犯一疋已上入已者不在赦限同入已之賊今約丁延徽粟價計賊絹六十五疋二丈合犯絞二人專知官田繼勳等計贓絹三十七疋二丈爲首合犯絞副知趙德遵合流二千里其次決流有差刑部據法律定罪而大理少卿澄上表論以爲借粟有還竟合賊

等

四年四月大理寺奏滑州人程洪與鄰人不協自焚其屋延及隣人屋燒家財蕩盡伏緣三經赦恩例合杖罪令償所燒家財勅旨程洪宜配流德州嘗知所在餘依奏

五月獲嘉縣令盧嵩以戶民關延韜不伏責問喧悖令從人曳撲良久致死大理寺斷既關威力之條合處殺人之罪但以情非巨蠹事准格文爰該免死之科式表奸坐之德盧嵩准格配流天德曳撲人王光祚配流登州勅旨盧嵩容易宰邑造次怒人不恕法

以行刑遂尋時而致死原情則本非故殺據律則當處極刑小不忍而難追內自訟而何及法不可墜義亦須明但究彼根繇以緣公事罪雖甚重理稍可疑峻行則慮致民驕輕恕則恐滋吏酷永從遠竄特貸餘生聊以慰往者之魂兼可戒為官之屬嵩宜配蔚州長流百姓縱逢恩赦不在於歸之限其出身歷任告勅付所司焚毀餘依省寺詳斷

七月戶部奏諸州所貢物舊例每年冬至後到京准備正仗於殿前陳列據房州嘗貢物至今年三月方至京有違嘗式勅旨方州所尚土貢為先苟有稽遲

誠爲怠易須加懲罰俾効恭勤其錄事叅軍孔霸文
宜罰一季俸刺史尹暉緣元勅不該宜放本典以下
宜令本道觀察使量罪科責訖以聞

末帝自鳳翔問君側之罪至乾壕南院宣徽使孟漢
瓊以帝河中失守在清化第時明宗王淑妃嘗令傳
教往來錫賜謂於已厚見帝大哭欲有所陳帝曰事
不言可知仍自預從臣之列卽命斬之路隅漢瓊者
鐘州王鎔之小豎也明宗在真定時入侍性通黠能
交構朋黨初見秦王權重乃挾妃子勢援傾心事之
及朱弘招馮贇謀去秦王又與之締結長興之季氣

烟燻灼開府驃騎之資期月遍歷西軍旣叛人王拱
手待斃鄂王恁召漢瓊欲先令人鄴漢瓊匿不奉召
知帝及陝乃單馬趨陝至澠池西斬於路左

清泰元年五月中書門下言以改元分命朝臣奏告
其應州四廟差左監門衛將軍孔知鄴稱疾改差右
驍衛將軍華光遠稱墜馬傷足詔曰改元重事告廟
嘗規凡在班行宜思策勵孔知鄴等方當任使皆合
恪恭豈可居嘗則各曷寵光臨事則自圖便穩苟無
懲誠何肅紀綱孔知鄴華光遠並停見任其告廟官
差右武衛將軍高允崇

三年二月監察使奏薦饗太廟其月十九日尚書省
受誓戒故事諸行事官質明至省候太尉其日行事
官與攝太尉宰臣並先到其攝司空吏部侍郎龍敏
後至雖及受誓戒其候太尉違禮詔罰一季俸料
十月詔金州斬屯戍都監陳知隱先是蜀人侵軼禦
侮不嚴突至城下水寨失守故也

十二月司天冬官正朱懋訟本監胡杲通言前監徐
鴻亡在殯鴻男皓方行服杲通署爲監丞下御史臺
鞫問杲通言自授官後有監丞高巒言歷筭事徐浩
工於推步其祖保謙藝優所以權署攝不知徐鴻死

方在殯其署徐浩緣曆筭事大詔曰徐浩伎術勦造
且宜落下別後處分高巒備知徐浩居喪不合薦舉
宜停見任杲通已下並什放
晉高祖天福二年五月乙丑御史臺奏六宅使王繼
弘前洛州團練使高信於崇禮門內相詬已伏款罪
勅曰高信曾剖郡符繼弘方參禁職凡於語默合曉
規儀豈得輒於內庭恣行私忿肆喧嘩而頗甚侮憲
法以若無旣駭物情尤傷事體苟無懲沮何戒踰違
尚示含容止從譴逐高信宜送復州收管王繼弘勒
停送義州衙門前仍嘗知所在

四年十月勅李道牧前爲陸渾縣主簿很直求官強詞抗勅厚誣宰輔累犯乘輿措言孰顧於斥尊構意只謀其撓政將懲狡蠹須舉典刑宜令決杖配流永不齒錄

少帝開運二年春誅青州節度使楊光遠部下指揮使張迥等五人時光遠叛命帝以戎事方興慮其扇搖故也

周太祖廣順元年五月甲申勅考城縣巡簡供奉官馬彥勅處死以在巡簡所停匿赦書殺獄囚故也

二年八月勅前明經劉繼倫決杖仍追奪出身文書

先是繼倫醉酒於臨街民家踞床而坐權知開封府袁義前驅駒道叱之不起又加慢罵所司詰之以聞遂有是責

三年正月責教坊樂人張錦繡等四人各杖脊十七除籍控鶴官將虞候賈超等二人各決杖二十配流商州坑冶務收管時安州節度使王令溫受代入朝樂人與控鶴官詣令溫求丐太祖知之故有是責
二月勅鳳翔少尹桑能責授鄧州長史能故開封尹維翰之庶弟也維翰父珙有愛姬生子歲餘珙卒姬求出遂攜兒而去兒卽能也其後莫知所之及維翰

貴前遣人求訪音問微知在青州會戶部侍郎王松權知青州時維翰鎮兗州以誠託松松至郡訪能果得之於傅興縣民家能母適玄氏能卽爲玄氏子松卽送能至維翰所維翰表其事有頃晉祖授能協律郎維翰鎮京兆以能爲衙內都指揮使維翰再入中書改太嘗丞累遷司封員外郎能幼稚流落長於他族不識文字性格鄙俗及維翰薨諸子幼弱能以維翰舊第得錢千緡典帖與人其宅本辛氏之業也辛氏定年限帖典與維翰及年限滿能出爲鳳翔少尹辛氏乃詣維翰子坦贖之坦辭以俟取能旨辛氏訴

於官樞密使王峻素知其事深所不平卽追能證問能具伏其罪故貶逐之

又相之湯陰民焦遠詣闕門伐鼓訟鎮將李柔豪奪二女詔開封府鞠劾勅李柔配役作坊

世宗顯德元年九月辛丑斬供奉官副都知竹春璘於寧陵縣以其先奉命在彼巡簡有群盜掠其客船而不能登時擒殺故也十月杖死供奉官郝光庭於府門以其在葉縣巡簡日挾私斷殺平人故也

四年三月追奪前許州行軍司馬韓倫在身官爵仍配沙門島縱逢恩赦不在放還之限倫侍衛馬軍都

指揮使令坤之父也令坤兼鎮陳州倫罷職於許而居於陳軍州政事多所干預及自於衙署開壚以鬻酒措歛之暴公私患之爲項城民武郁等所訟帝命殿中侍御史率汀按之倫詐報汀云准詔赴闕汀卽奏之帝愈怒遽令追劾盡得事實令坤數於帝前泣請父命故罪止於追削配流而已

五年十二月楚州兵馬都監武懷恩棄市以其擅殺降卒廖約等四人故也

六年二月校落第舉人趙贊朱夢叶竇浚等於省門外仍配邊郡先是禮部貢院上言贊等酗酒厲聲詬其考試官下御史府訊之伏罪故杖之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帝王部

卷之一百五十四

冊府元龜 明 卷三

冊府元龜 明 卷三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五十五

督吏

夫官者治亂之攸繫吏者師表之斯屬自堯舜垂拱
夏商用乂逮夫周室有以寧之盛斯皆官得其人民
安其業上下熙洽同底于道者也及叔世多僞淳風
不競群吏之政或愆或忘罕能脩舉幾於曠廢或以

冊府元龜

帝王部

卷之三

一

城裂為簡或以苛刻為公官邪而姦生禁密而俗弊
淪胥以敗罔克攸濟於是乎申嚴號令誕布條教周
旋敷諭丁寧款密乃至形於殿最以徹其違峻其舉
察以懲其枉乃至丞弼之重左右之臣誥之以告猷
訓之以裕蠱逮乎寇竊姦宄董其逐捕農桑稼穡悉
其勸課斯亦敏政之大端責實之舊典也

漢景帝後二年夏四月詔曰強母攘弱衆母暴寡老
耆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
安在或許偽為吏詐自稱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
平萬民年食苗根蟲也縣令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甚無謂也

姦法因法作姦也與盜者當治而知情反佐與之是則與盜無異也其令二千石各脩

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耗不明也讀與耗同

音莫報功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武帝時郡守尉諸侯相二千石欲為治者大抵盡效

王溫舒等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滋亦益也南陽有

梅兔百政梅百皆姓也楚有段中杜少中讀日仲齊有徐勃燕

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群至數千人擅自號攻

城邑取庫兵釋死罪釋解也縛辱郡守都尉殺二千石

為檄告縣趨具食趨讀日促小群以百數掠鹵郡里者不

可稱數於是帝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使督之出為

使者督 猶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郡都尉及

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以軍興之

法而討 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行飲食

坐相連郡甚者數千人數歲廼頗得其渠率渠大散

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往往為群無可奈何於是作

沈命法沈沒也敢敵匿盜賊者沒其命也曰群盜起不發而弗捕滿

品者品率也以人數為率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坐死其

後小吏畏誅雖有盜弗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

亦使不言府郡府也故盜賊寢多寢漸也上下相為匿以避

文法焉

宣帝黃龍元年詔曰蓋聞上古之治君臣同心舉措

曲直各得其所是以上下和洽海內康平其德弗可

及已朕既不明數申詔公卿大夫務行寬大順民所

疾苦將欲配三王之隆明先帝之德也今吏或以不

禁姦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或以酷惡為賢皆

失其中奉詔宣化如此豈不謬哉方今天下少事繇

役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

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慢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

朕將何任諸請詔省卒徒自給者皆止時有請云詔使出者省卒徒以其直自給不復取稟假雖有進入於官非舊章也故絕之又曰先是武帝以用度不足自省以益官

冊封元龜 帝王部 卷之二十一

者或奉使求不受俸祿自省其徒衆以取其稟者或自給於是姦吏緣以為利所得多於本祿故絕之後漢光武建武十五年詔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明帝永平十八年詔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也予遠汝弼汝無面從股肱之正義也群后百僚勉思厥職各貢忠誠以輔不逮申勅四方稱朕意焉

章帝建初元年正月詔曰比年牛多疾疫墾田減少穀價頗貴人以流亡方春東作宜及時務二千石勉勸農桑弘致勞來群公庶尹各惟精誠專惡人事罪

非殊死須立秋案驗有司明慎選舉進柔良退貪猾順時令理寃獄五教在寬帝典所美愷悌君子大雅所歎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二年春三月詔曰比年陰陽不調饑饉屢臻深惟先帝憂人之本詔書曰不傷財不害人誠欲元元去末歸本而今貴戚近親奢縱無度嫁娶送終尤為僭侈有司廢典莫肯舉察春秋之義以貴理賤今自三公並宜明糾非法宣振威風朕在弱冠未知稼穡之艱難區區管窺豈能炤一隅哉其科條制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備為之禁先京師而後諸夏

和帝永元五年三月詔曰選舉良才爲政之本科別行能必繇鄉曲而郡國舉吏不加簡擇故先帝明勅在所令試之以職乃得充選又德行尤異不須經職者列署狀上而宣布以來出入九年二千石曾不承奉恣心從好司隸刺史訖無糾察今新蒙赦令且復申勅後有犯者顯明其罰在位不以選舉爲憂督察不以發覺爲賢非獨州郡也是以庶官多非其人民彼姦邪之傷繇法不行故也

八年九月詔曰百僚師尹勉脩厥職刺史二千石詳刑辟理寃虐恤鰥寡矜孤弱思惟致災與蝗之咎

十二年三月詔曰比年不登百姓虛匱京師去冬無宿雪今春無澍雨黎民流離困於道路朕痛心疾首靡知所濟瞻仰昊天何辜今之人三公朕之腹心而未獲承天安民之策數詔有司務擇良吏今猶不改競爲苛暴侵愁小民以求虛名委任下吏假勢行邪是以令下而姦生禁至而詐起巧法折律節文增辭貨行於言罪成乎手朕甚病焉公卿不思助明好惡將何以救其咎罰咎罰旣至復令災及小民若上下同心庶或有瘳

安帝永初三年秋七月海賊張伯路等寇略緣海九

郡遣侍御史龐雄督州郡兵討破之四年伯路復與
渤海平原劇賊劉文河周文光等攻厭次殺縣令遣
御史中丞王宗督青州刺史法雄討破之

元初三年春三月蒼梧鬱林合浦蠻夷叛二月遣侍
御史任遵督州郡兵討之

連音
角切

靈帝光和元年妖異數見制下太尉司徒司空曰夫
瑞不虛生災必有緣朕以不德秉統未明以招妖僞
將何以昭顯憲法哉三司任政者也所當究心而各
拱默訖未有聞將何以奉答天意救寧我人其各悉
心思所崇改務消復之術稱朕意焉

晉武帝泰始四年詔曰郡國守相三載一巡行屬縣
必以春此古者所以述職宣風展義也見長吏觀風
俗協禮律考度量存問耆老親見百姓錄囚徒理冤
枉詳察政刑得失知百姓所患苦無有遠近便若朕
親臨之敦喻五教勸務農功勉勵學者思勸政典無
為百家庸末致遠必泥士庶有好學篤道孝弟忠信
清白異行者舉而進之有不孝敬於父母不長悌於
族黨悖禮棄嘗不率法令者糾而罪之田疇闕生業
脩禮教設禁令行則長吏之能也人窮匱農事荒姦
盜起刑獄煩下陵上替禮義不興斯長吏之否也若

長吏在官公廉慮不及私正色直節不飾名譽者及身行貪穢諂黷求容公節不立而私門日富者並謹察之揚清激濁舉善彈違此朕所以垂拱摠綱責成於良二千石也於戲戒哉

太康九年春詔曰興化之本繇政平訟理也二千石長吏不能勤恤人隱而輕挾私故興長刑獄又多貪濁煩撓百姓其勅刺史二千石糾其能否議其黜陟令內外群官舉清能拔寒素

元帝大興元年詔曰王室多故姦雄肆暴皇綱弛墜顛覆大猷朕以不德統承洪緒夙夜憂危思改其弊

二千石令長當祗奉舊憲正身明法抑齊豪強存恤孤獨隱實戶口勸課農桑州牧刺史當互相簡察不得顧私虧公長吏有志在奉公而不見進用者有貪恣穢濁而以財勢自安者若有不舉當受故縱蔽善之罪有而不知當受闇塞之責各明慎奉行

後魏明帝神瑞二年三月詔曰刺史守宰率多逋慢前後怠惰數加督罰猶不悛改今年貲調懸違者謫出家財充之不聽徵發於民

文成大安四年五月詔曰朕卽祚至今屢下寬大之旨蠲除煩苛去諸不惡欲令物獲其所人安其業而

牧守百里不能宣揚恩意求欲無厭斷截官物以入於已使課調懸少而深文極墨委罪於民苟求免咎曾不改懼國家之制賦役乃輕比年已來雜調減省而所在州郡咸有連懸非在職之官綏導失所貪穢過度誰使之然自今嘗調不充民不安業宰民之徒加以死罪申告天下稱朕意

獻文以和平六年五月卽位九月詔曰先朝以州牧親民宜置良佐故勅有司班九條之制使前政選吏以待後人必謂銓衡允衷朝綱應叙然牧司寬墮不祗憲旨舉非其人愆乎典度今制刺史守宰到官之

日仰自舉民望忠信以爲選官不聽前政共相干冒若簡任失所以罔上論

孝文太和二年十一月詔曰懸爵於朝而有功者必縻其賞懸刑於市而有罪者必罹其辜斯乃古今之成典治道之實要諸州刺史牧民之官自頃以來遂告怠慢縱姦納賂背公緣私致令賊盜並興侵劫滋甚姦宄之轂屢聞朕聽承太平之運屬千載之期思光洪緒惟新庶績亦望潘翰群司敷德宣惠以助冲人共成斯美幸克已復禮思愆改過使寡昧無愧於祖宗百姓見德於當時有司明爲條禁稱朕意焉

六年十二月詔曰朕以寡薄政決平和不能仰緝緯象蠲茲六沴去秋淫雨洪水爲災百姓嗷然朕用嗟愍故遣使者循方賑恤而牧守不思利民之道期於取辦愛毛反裘甚無謂也今課督未入及將來租竿一以正之有司勉加勸課以要來穰稱朕意焉

九年帝嘗引見王公卿士資留京之官司州牧咸陽王禧等曰昨望見婦女之服仍爲夾領小袖我徂東山雖不三年旣離寒暑卿等何爲有違前詔禧對曰陛下聖過堯舜光化中原臣雖仰稟明規每事乖忤將何以宣布皇經敷贊帝則糾違之罪實合刑憲帝

曰若朕言非卿等當奮臂廷論如何入則順旨退有不從昔舜語禹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其卿等之謂乎又謂尚書等曰朕仰纂乾構君臨萬宇往者稽古典章樹茲百職然尚書之任樞機是司豈惟摠括百揆緝和人務而已朕之得失實在於斯自卿等在任年垂二周末嘗言朕之一失獻可否之片規又不嘗進一賢而退一不肖此二事罪之大者

宣武景明二年三月詔曰諸州刺史不親民事緩於督察郡縣稽逋旬月之間纔一覽決淹獄又詔動延時序百姓怨嗟方成困弊尚書可明條制申下四方

今日親庶事嚴勒守宰不得因循寬怠虧政六月考諸州刺史加以黜陟
孝明孝昌初梁武遣將裴邃等寇淮南詔行臺鄴道元都督河間王琛討之停師城父累月不進勅廷尉少卿崔孝芬持節齎齊軍力催令赴接賊退而還
後廢帝中興二年正月詔曰自中興革昧典制權輿郡縣之官率多行督假有正者風化未均眷彼周餘專爲漁獵朕所以夙興夜寐有惕於懷有司明加糾罰稱朕意焉

唐太宗貞觀十六年四月帝謂褚遂良曰卿爲諫議

比來何爲不諫遂良曰臣聞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聖而歷代帝王進納忠讜從善如流者國嘗獲安化洽殷稱厥後絕忠臣之路惡諫諍之言沉迷嗜欲賊害良善者何嘗不國敗身亡以爲後誡陛下功德之盛古今莫二視朝之餘假以顏色獎誘愚臣使罄矇瞽臣實慙駑下不稱萬一尸祿素食誠負陛下

高宗乾封元年十一月帝引朝集使相州刺史許圜師等謂曰與朕共理在於牧守必在賢明方膺此選去歲東封觀諸州刺史大有老弱者比令改移猶未能盡此朕所以憂也又封禪舉人比望有經綸之才

遺逸藪澤者乃聞多是不第進士豈實無人物可言
為復卿等不能用心蔽賢濫舉殊不稱求賢之意何
也圍師等引咎而退

中宗景龍元年十月令內外諸司長官具僚佐功過
遞相勗勵脩其職

玄宗先天元年十一月謂御史等曰卿處憲司職當
彈糾如聞百寮非嘗弛慢卽宜訪察聞奏如其寬縱
國有嘗典

開元二年六月詔曰尚書禮閣國之政本卽官之選
實藉良才如聞諸司郎中員外郎怠於理煩業唯養
望凡厥案牘每多停擁容縱典吏仍有貨賂欲使四
方何以取則事資先令義貴能改宜令當司官長慤
懃示諭并委左右承勾當其有與奪不當及稽滯稍
多者各以狀聞

五年四月帝以尚書省天下政本乃令有司各司職
事吏部員外郎褚璆等十人案牘稽遲詔曰朕居萬
人之上以百姓為心嘗恐有寃不申有理見滯憂勤
庶績宵旰興懷且六官分事四方取則尚書卽皆是
妙選須稱其職焉可尸祿悠悠曾無斷決昨者試令
詢問遂有如此稽逋動卽經年是何道理至如行判

程限素編令式令便准法科責乃是尋嘗但爲積習寬踈欲得申明告諭自今已後各宜懲革若有犯者別當處分

十年三月詔曰國之設法本以閑邪敬無所施雖立安用朕以寡昧纘承丕業夙夜怵惕恐不克勝馭朽徒知其所危涉川罔知其所濟是用寤寐永歎嘗思罪已冕旒不欲見其臧否鞋纊不欲聞其是非隱忍含容十載于茲矣不能使令行禁止訟息刑清家習禮讓之教人無廉耻之節此朕之不德也河南府維陽縣主簿王鈞貪殘其性暴虐其心輕侮我章程也

剝我黎獻處事不遵乎法理贖貨不知其紀極此而可恕孰不可容且輦轂之下事猶如此想於遠處人何以堪然而當發生之時屬陽和之月朕情存惡殺不加殊死且從杖罪以肅朝端可與朝堂集衆決殺自今已後內外官有犯賄至解免以上縱使逢恩獲免並宜勿齒終身御史憲司職當推劾不存糾舉多有顏情綱紀不施誰任其咎又府縣寮案上下相承犯法公然無問按詰若或知而故縱卽是職務不舉各自思審何以當官自今已後所進擬御史皆須歷職清白衆所推者不得虛相引進僥倖所榮凡厥朝

臣宜悉朕意
十一年六月帝謂宰臣曰尚書省諸曹事多因循頗
虧格式僞濫之輩緣此得行可令左右丞申明勾當
勿使更然

十二年二月詔曰如聞在外官人罕遵法式孤弱被
抑冤不獲申有理之家翻遭逼迫侵刻之吏務欲加
誣州縣有好長官同寮豈敢違法御史執憲綱紀是
司多惜人情未聞正色內外同此何致至公宜令刺
史縣令嚴加捉搦御史按其有犯彈奏

代宗大曆六年四月勅曰弛張刑政興化阜俗使吏
無貪汙之跡下無愁恨之聲不惟良二千石亦在郡
主簿縣大夫親其教訓舉其綱目條察善惡惠養困
窮方伯得以考求殿最故漢置刺史臨課郡國周制
官刑糾繩邦理其義明矣朕思舉舊典以清時俗頻
詔長吏精擇此官如聞近日猶有姦濫或未習政事
素無令問因依請託尸曠祿位邪枉附法懦弱廢官
人弊於下怨歸於上間并減耗賄賂日聞豈所謂建
明職守共副憂勤者也又別駕秩位頗崇若郡守廢
闕掌同其任舊例補署或匪其才既不稱職則多傷
害自今後別駕縣令錄事參軍有犯贓私並暗弱老

耄疾患不稱所職戶口流散者並委觀察節度等使與本州刺史計會訪察聞奏與替其犯贓私者便禁身推問具狀聞奏其疾患者准式解所職老耄暗弱及無贓私才不稱職者量資考改與員外官餘官准前後勅處分其刺史不能覺察觀察節度使具刺史名品聞奏如觀察節度管內不能勾當郎官御史出入訪察聞奏

德宗貞元六年二月制曰朕嗣守丕圖于茲七稔每念萬方所奉惟在一人百姓未康豈安終食故所以賑贍優貸思致乂安方鎮牧守誠宜遵奉如有違越

委御史臺及出使郎官御史訪察以聞於是宰臣等表賀焉

文宗太和三年十一月詔刺史分憂得以專達事有違法觀察使然後奏聞如聞州司嘗務巨細所裁官吏移攝將士解補占留支用刑獄等動須稟奉不得自專雖有政能無所施設選置長吏將何責成宜委御史臺及出使郎官御史嚴加察訪廉使奏聽進上本判官不能規正及刺史不守朝章並量加貶降若所管州郡控接蕃夷軍戎之間事資節制郎不在此限

宣宗大中四年正月詔曰應天下州縣或土風各異或物產不同或制置乖宜或章條舛謬或云施之畿久或緣礙于勅文有利於人而可舉行者有害於物而可革去者並委所任縣令錄事參軍備論列於刺史具以上聞委中書門下據事件下觀察使詳言列奏當與改更各從便安自當蘇息如或在官因循不舉後來者無以申明利害較然違慢可見當重加懲罰仍更不得授縣令錄事參軍刺史委中書門下具名奏聞別議殿責文曰每思前賢設官分職豈徒然哉今州有上佐縣有丞簿俗謂閒官不領公事殊乖

制作之本意也自今後州縣公事上佐丞簿得失須共參詳如有敗闕或不遵法理及百姓流亡不先舉明並須連坐異得人展其才官無冗食又曰刑獄之內吏得使情推斷不平因成冤濫無問有賊無賊並不在原免之限

六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諸道觀察使職當廉問位在藩隅受人主之寵榮同國家之休戚不可自事富貴惟貪優游羅穀色以自娛顧凋殘而不問縱逃顯責必受陰誅自今請責其成效專彼事權使得展意盡心恢張皇化敬事以守法度節用以戒征徭有利

於國者必行不以近名爲利有害於人者必去不以循例爲辭絕連夜之酬歌務盡忠之謹論嘗准此道方免曠官其巡屬州縣須知善惡具以上聞隱而不言罪歸廉帥應有論薦須是直書強能立事者上陳不得蔽善懦弱失職者奏免非可徇情如此則遠近相臨上下相制共爲致理同歸至公勅曰卿等所言甚爲切務可速行之

後唐莊宗同光四年二月吏部侍郎盧文紀上疏請責內外百司各舉其職明行考課以激其能從之明宗長興二年閏五月勅曰要道纔行則千岐共貫

宏綱一舉則萬日皆張前王之法制罔殊百代之科條悉在無煩改作各有定規守度程者心逸日休率胸臆者心勞日拙天垂萬象星辰之分野靡差地載群倫岳瀆之方隅不易儻各司其局則皆盡其心且律令格式六典凡關庶政互有區分久不舉行遂至隳紊宜准舊制令百司各於其間錄出本局公事巨細抄寫不得漏落纖毫集成卷軸兼粉壁書在公廳若未有解署者其文書委官司主掌仍每有新授官到令自寫錄一本披尋或因顧問之時應對須知次第無容曠廢每在執行使庶察則守法奉公宰臣則

提綱振領必當委倫攸叙所謂至道不繁何必葦年
告諭催促限兩月內抄錄及粉壁書寫須畢其間或
有未可便行及曾釐革事件委逐司旋申中書門下
當更參酌奏酌覆施行

開帝應順元年閏正月詔吏部三銓南北曹禮部貢
院注擬考試依格疾速發遣勿令虛有滯留

冊府元龜

